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曹憲刻藏

張耒文潛

論

文帝善全周勃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

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

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而不已則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慙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

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使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

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其可考也

景帝不善觀人

景帝稱竇嬰恣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

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
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
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不可也求其無奔蹏可
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
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卒殺
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
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
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信侯王信
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
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

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
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
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
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彊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
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
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
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文皇從諫誠不足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
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

誠矣或謂二君之誠孰愈余謂文帝於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美觀繫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抗歎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

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或謂有之

高宗智足以自衛

高宗之遙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羣不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慧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

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
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參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
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明皇好無為而亂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矣
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
樂之深居與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
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
疾痛者曰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
游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

人以事而觀其事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
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
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
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
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
革畧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
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
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礚鉞未嘗絕而間為
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
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允此者其

始好無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行事有類英主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犇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定國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

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克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前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

間之者烏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
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
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
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
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
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
之所難代宗有烏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憲宗伐叛得失

德宗忿藩鎮之彊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
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

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
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
河北彊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畧定二
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彊國富屹然大鎮非
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
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
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
虐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倔

疆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効順矣此無它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熨矣已索之氣既熨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忘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阻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能攻敵人所忌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疆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攻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往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其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

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以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吾與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於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巖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彊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

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感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虛巖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潯戰于莘劉潯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潯之襲太

原莊宗趣汴之策也彼潁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
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
策不顧以趣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
知其勢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
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
從之者此之謂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論

子產善量力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于好
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宜若怠墮而
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彊任而
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墮而無志不猶愈于禍歟
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
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

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形使人愛也
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
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
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
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
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
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
之力而負千鈞則脅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
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
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

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
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
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
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也以制不為刑
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
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
誘于天下之浮言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
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
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不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為
文王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

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恐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哉

魯仲連失仁義之中書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動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雖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

君子不彊以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願若是怱然而已哉彼誠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怱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弒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彊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愛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

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侯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

不勉于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彊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彊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自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商君求近效而亡秦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民
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間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
怯于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得也不
過十年而秦遂以彊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
王自商君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
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
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
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
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
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於

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
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
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
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
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
謀操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
其民無勉彊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
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
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
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墮之

氣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
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
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
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
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
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
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
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不敢輕言穰侯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

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
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
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
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
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
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
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
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
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雎事如此乃言雎
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

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
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
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
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
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
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
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
閔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
有一幸而得見王徐々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
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

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
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
曰子長多愛々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不知變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
起之才豈淺々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
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
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
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戚大臣起
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

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知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

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者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善游說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從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泮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雖孺子知其不同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為從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蔽也從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

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從雖見從之利亦不敢陳而彊辭以亂之是諛其所不怨彊其所不親交胡越之道也諛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勞際矣且親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橫危道也二者皆當天下之任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變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

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曰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樂毅非有意於王業對下中或不幸而然也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

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攻取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

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
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
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
之視毅不啻若寇讎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
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
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
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蘊秦者皆附之秦故
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
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田橫之徒耻事高祖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
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
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仕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
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
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
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
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
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快之以就北面乃其所甚
耻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

與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縮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殷之興也曰非殷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樓護不可謂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于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緩平生齷齪守常節無稱己三見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論
平勃不敢輕發呂氏之禍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
才其謨謀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
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
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
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
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張耒文潛呂諤

論

平勃不敢輕發呂氏之禍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
才其謨謀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
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
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
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
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

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
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惟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
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
動及呂后既死然後起而取之彼何其多憂自重
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酈
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
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
誦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
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
棄北軍無以異於過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

祿也亦異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
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謀
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
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
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
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為
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智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
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
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顧藉也特徵幸于一戰
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

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因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徼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憂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買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喘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

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子房善安太子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

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潁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

矣彼高祖之為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於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據其平日之感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

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疑酈商周勃之過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

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高帝誅功臣有不得已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
曰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
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
論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
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
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惟遷所論
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
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是皆妄論不推
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

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
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
方此時人皆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
臣者其心初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
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梃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
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
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
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
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非故裂天
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

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使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疆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羆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伏驅而逐羆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羆

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羆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羆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也不疾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羆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羆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王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

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高帝疑蕭何之過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

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

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司馬遷憤時人不援已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

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辭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于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喜載任俠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

足考信以羸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
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
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
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
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
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
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
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
於書而遷叙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
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

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司馬相如有君子之風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
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
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
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
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
常人之情唯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
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
既至獨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

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
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
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充國得用兵之法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
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
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
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
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畧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
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徼

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
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
者夫提兵決戰斬馘捕虜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
可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
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
道也充國赦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
心培之於覆亾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
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
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
踐蹂匈奴之疆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

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疆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疆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蘓文之雄而

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蘓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感取弥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以柔媚于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篤士不斬蘓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代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也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

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伏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陳湯雖矯制而可賞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門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

亦為國者之所疾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

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邴吉冒人之善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其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

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意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

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于死能絕口不

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王祥鄭冲何曾不忠於魏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

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此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人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其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

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王導明保國之計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彊而無內亂然當其亾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然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

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宓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畧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彊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亾何則內有彊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

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竝起天下大亂非有高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急墮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徃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願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閩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石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遽止之策而可

矣夫王敦蘓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倨彊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凶矣卒之劉裕取之于凌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自知不免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幸苟免自

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彊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趣尾之礪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也者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屈突通不負隋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亡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腴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吝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謾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

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狗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特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

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服房闥
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
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為之也
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
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歎哉

李郭優劣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于匹夫
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
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
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遊雲夢而執

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
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
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
百鬪百勝其治兵行軍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
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
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為父而史思明乃上
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
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
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
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

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
烏承恩使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
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
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
之勝獨為尚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
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純
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未知道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者文
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裂為南

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
風亂以羗胡悍虜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
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
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
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
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
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
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
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

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則道與德特未
定而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
其何物故其言紛々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
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道謂修道之謂教曰性
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
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々則原于
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
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
者擇焉曰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李德裕制變不及裴度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
出于中利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
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
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
有有寵于母后也開計于度々請斬之又曰不能斬
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
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
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
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窮盛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為可
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

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
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斬可矣何必求名
而殺之耶是時彊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
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
為慮蓋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
聞劉從諫滅而慨歎又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
惟有交反者罪為之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
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
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葬非偶然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張耒文潛

與大蘓二書

昨日欽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
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
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
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已有
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而叙年與諸國一際者考
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

數略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
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
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
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
之年脫畧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
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譜
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
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本末理似應爾不
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捧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前畧得聞教誨但
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
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
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
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
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
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
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賤辱也班固
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
雖上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耳若魯
春秋中忽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

何此亦小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未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
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便
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
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
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可以
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
于理：根于心苟和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
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

條暢盡觀于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
女童子聽之而喻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
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
科言語之妙工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
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
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未再拜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
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渴
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追求古人之文

章述作體制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坦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寄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

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愧者巧理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

急于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
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
水順道而行滔天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旋
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
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龜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
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
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
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
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
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

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
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
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
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
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
雖不如此然其意靡一似主于奇矣故預為足下陳
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校知已書

五月日未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未聞古之致精

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
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
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
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
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
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
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
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未自牛角而讀書十有三
歲而好文為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
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

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
靡不畢觀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於文字所習益
久所觀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
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
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
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
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
情憔悴萎蕪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
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嘗數
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

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猴鼯之出入
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
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
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
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
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
者未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脩身治官
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
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
棄置其誰何則退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

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誰不著
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
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
窒之者庶幾可以紓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
未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既嘗自
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
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
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未之
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
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與技則有技矣未

之區：蓋已盡布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之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為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辱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未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辱左右伏惟間暇而賜觀焉則未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

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脩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以讒邪閉于其前檢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故屢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夫使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歎哉由此言之則

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未生三十有五年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疾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事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中間何其此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徃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

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未之家弟某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丘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于當塗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者某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
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
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
嘗辱問其姓名竊不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
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也其聞之耶豈
其欲知之也未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
愬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未非偶
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未生三十有二年矣弱冠得官
欲養其親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
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

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若不足而性又
愚魯不習世務屈首効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
事勢多端不敢畧試親負襁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
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
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
歸而對案歎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
北求咫尺之土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
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也痛自
激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叅計利害一及其
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

引文
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
之任者有如未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
耶其聞未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
其身以一毫請於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
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于人惟其
非欲徼倖于求位而求祿止于為貧故屢請而不嫌
于辱所惡于失已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未
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忤于進退
之分則有罪矣惟未之不才所志止于為貧而所欲
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而

未之賜足矣干冒台嚴死罪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之在百有知夫...
 其身以...
 已...
 非...
 豈...
 也...
 之...
 未...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張明未文潛

入吳書

與陳三書

履常足下去年始獲聞履常名于友人王子立書中
 其後頗見履常詩句文章卓偉過人上配作者私自
 疑念以謂士之所負如此非久不聞于世者何其得
 知名之晚也及後見子立始能一：道履常事乃知
 賢公卿已有為履常地者昨至京師歷游大人先生
 間而後知履常焯：日久顧僕獲知晚耳未不幸仰

食冗官日久所見大抵市井厮役賤人也使吾履常之名何自而到其晚知履常而不得早從游也理自宜耳夫又誰怨譬如竇穴之物微景入隙始知將晨而不知朝陽之光在物久矣始王子立為僕說履常不肯應舉年過三十為布衣囊無副裘釜無遺粒履常甘之泰然如食大烹被華袞無一毫悔心履常能以此勝彼亦必有謂矣不然履常豈真好樂貧賤與人異情也哉在京師時已畧與履常面論此事頗欲履常稍出應有司之求似蒙不鄙而受之夫凡欲履常仕者豈謂使履常以彼易此也顧事勢與前日所

以不欲者似少異耳使無失所守而不廢得祿以養其親是宜履常平日之所欲不然則是耽守貧賤與人異情是于道何所當哉想既行之矣僕到陳十日私幹頗已辦只俟一見沈丘家兄遂赴亳當在暮春之初自少無所嗜獨知世間有文字之樂長年以來謀衣食逼憂患耗失過半今幸得閑官俸祿可給朝夕欲屏去百事復其所志進其所未能履常雖奉太夫人于京師而聞尊兄在側無乏養之憂亳去都五驛亦能為我一來同樂于寂寞之間耶昨見京師賢士大夫與履常游者不啻如獲良金寶玉顧耒之力

安能奪君而私之也然于事計履常如何耳春益暄
千萬自愛
夫八十五與魯直書
未再拜學士足下未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
自江南來者籍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蘓公在
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蘓公者皆喜道足下僕
於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
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
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后蘓公以文
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蘓公黜官貶走數千里

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
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蘓公之徒哉宜遂滅
息揜抑而莫或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者不減
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
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
卓然有人欲掩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未之願
交之心與魯直之心其深淺嘗相若也未為丞于咸
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
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
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能

平于理之不當然者未之區：所以不得見面而至
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甚慎而未乃請
之以書而復以是望於人亦少輕矣惟未之誠心其
所素信有過于面見者故不復自疑又嘗以謂天下
之物舉不能遁于至誠之外顧未之不才必未有能
使魯直未嘗見而如見之者然魯直亦安能無動于
吾誠乎魯直以謂如何也聞魯直于文章無所不能
而獨喜為詩未竊好之然不足以望餘光謹錄其詩
五十首亦將以釣魯直之近作願投者薄矣而求者
甚重故於介者之行也歌木瓜三章以送之漸寒伏

惟校讎之餘為道自愛

代范樞密答陳列書

純仁啓竊服下風聞足下之誼甚高卓然耻與一世
同好惡追古人之迹而力守之用此與物齟齬年益
高持益堅寶其所聞不肯輕發而試之若欲以天下
之責自任者足下之所以自尊重亦可謂至矣非有
天下之盛德何足以致足下禮迺蒙過聽惠然以書
為賜禮意甚重設之不當豈樂易進善不擇所與則
將有欺聽聞而進不肖者乎不然似非足下之所宜
也純仁聞之責有輕重憂有深淺責重者憂深責輕

引身文集
者憂淺各勉其所當為而施力稱其所受者天下之
常道也足下居山林處窮約晚蒙朝廷之知斗升之
賜未及也然司馬溫公之薨足下愁思悲傷如其骨
肉朋友憂念世故乃心生民發于文辭達之表章申
重反覆三四不厭乃如朝廷被袞肉食之人向之所
謂天下常道人猶不能勉而克之而况能如足下越
跌常禮萬：如此耶足下之賢不待親辭色而可知
矣方今主上聖著夙成耆老在位神母齊聖左右景
命四方內外幽隱必達敷求逸民振拔滯屈以足下
之賢與足下之志豈有久不得所欲者乎願某之區

區何力之施能承諭通進二表此宜有司自有常法
當不敢妄有所蔽抑哀詞誠意惻怛發于深衷詞氣
高古不可窺測承惠幸甚冬寒伏冀為道自愛

答杜銓書

某啓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
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
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
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
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
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

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為不

可非王衍為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不宣

再答杜銜書

承諭疊疊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后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者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

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
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
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
深矣哉吳屈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
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
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
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
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
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
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

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
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更宜詳之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遇從
甚可歎也人來蒙賜書及新詩一軸書詞疊：推與
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
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
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帖
帖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于世而脫貧賤直坐鈍弱
不能耳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若足下所

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為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尔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畧測足下之好惡矣曾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蓋厚蓄而藏之斯可矣似非速售之道也未間以時自重不宣

與范十三元長書

未啓方君護喪北歸未時守汝陰不知其審也今春到汝久之乃承嘗經過城中春末有提舉買木君亦君族人也方知襄事於偃師如聞今已還洛始辨為此薄祭惟以少叙哀誠耳不敢以為禮也初暑孝履如何願省哭泣強力自持未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平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復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墮涕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書

未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詩尔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

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借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
公之外克意書史是望未致理司三哥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公之入貴聞之其不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張耒 文潛

墓誌

龐安常墓誌

余嘗謂醫之在天下其資生民之用蓋與穀帛等竊
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
世者多矣其為論說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
者忽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眾
已指為良醫矣使夫孝子慈孫之事親不能無恨于
疾苦之際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余少多病世之醫往

往與之游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為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內則藏府焦鬲井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至精之察不惑之明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者之寡而古學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學之不振哀生人之疾癘獨治其道脩其術而莫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余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焉其所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水人其在孕

時頗有異及為兒讀書俊警絕人一經目輟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且病君問醫于父父授以脉訣君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其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聾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為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為闢第舍居之親視餽粥藥物既愈而后遣之如是者常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

為者必實告之亦不復治活人無數為病家持金帛
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余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
幅巾延客上座視其貌偉然聽其議論博而不繁妙
而易曉告余曰世所謂醫書余皆見之惟扁鵲之言
深矣蓋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
詳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歟余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
病淺深決生死若合符焉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
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小
大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
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于陽者也越人不盡

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后一寸九分
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
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
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曰外
關一名曰內格一名曰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
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內格陰生于寸動于尺
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為陰杜乘
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以寸口
四倍于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后脉當取一寸
而沉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

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内関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脉曰内関者自関以下内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今自関以下覆入赤澤而関以前脉伏行而為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脉之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或過四為格陽之脉也倍則為関格関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関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二瀉而一補之

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脉靜者取三陽于足脉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関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者諸穴直以十二經配合於手一作年字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温病起于湿：則土病土病則諸藏受害其本生于金木水火四藏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風温陽數陰實為温毒陽濡陰急為湿温陰陽俱盛為温瘧其于治之也風温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温

引文
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金手少陰火溫濕取
足少陰水知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
溫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于喉手配
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
鵲畧開其端而余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
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為余言者尚多獨
著其大者又曰吾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
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
班其偶奇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
脫遺倭傷寒之變補張仲景傷寒論藥有后出古所

未知今不能辨嘗試其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
卷吁其備矣余問以華陀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之
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某嘗病風痺數年愈苦未甚
瘳君切脉曰藏病傳所勝君之疾肝傳于脾、氣欲
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氣而后愈因授予以方
少焉有間又曰一方不可瘳當時增損之以應疾時
時致方與藥之難得者察君于余盡心焉見君之歲
是冬而君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目視脉君笑
曰余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余胃氣已絕死矣
因盡屏藥餌忽為韻語數句授其婿魏淵蓋豁然達

者語也后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日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用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蘄水縣龍門鄉佛菴村君曾祖諱慥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子曰璫曰琪皆薦考修飭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余若託以銘其墓者嗟夫余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為君重然君嘗有德于余且其孤必以見囑不得辭也

既銘其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為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遘癘于身和扁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龐君有見于茲獨顯以用方不大施孰疾于衷孰毒于友有來求余徑取無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淚即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脩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

而篤志好禮刻苦于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
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
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鐘律之
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深探古始立論議
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係制度文物旁至天放地
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前必刮刮根本
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之必可用也
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非
遇權貴不少屈不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敢輕試其
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蘓公

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
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為大理寺丞
賜進士出身勾當箬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
京西排安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
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某月日卒
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曹
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
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
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異
折中為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脩

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
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后所造新儀考之又不合願
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
后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
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
景表不應君較三家考古注人自因事立制先為定
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
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常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
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玄要
其后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

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后人不能更其
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
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
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
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蘓京次嫁承務
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
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
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
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

封充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求來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瑤字 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數十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闔怒中忽喜怒相與請

平者常十七八老猶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教委公決難事始君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所無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此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為詩

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朽竅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戾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人不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

君劉氏諱允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遷為內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即位以恩遷內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真州船塢待制李肅之

守慶州辟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權場用舉為霸州
舠魚巡檢徐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發
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微
君幾擾間罷官居京師官府有煩使時：猶奏遣君
至輒辦用此能自達于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
者其為人勤敏當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
賢者也曾祖某官贈某官祖某官贈某官考某官贈
某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贄女二子侯左班殿直傑
舉進士葵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實某年某月某日
銘曰

仕則有稱既憊而休不瑕孔脩以息 丘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陰楊君景從余游教為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
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
久之無所知名時獨游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
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為者熙寧六年朝廷
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
師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
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

懿洽為沅州師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為麟畫攻守
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
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明年某月日景始獲迎君之喪
葬于蘓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如
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死之有至是也夫
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
此其所欲試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
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太尉震后云

宛丘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